春融堂集

春融堂集卷三十五

青浦　王昶　德甫

解說

乾鑿度主歲卦解

乾鑿度云乾陽也坤陰也並治而交錯行乾貞於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以奉順成其歲歲終次從於屯蒙屯蒙主歲屯爲陽貞於十二月丑其爻左行以閒時而治六辰蒙爲陰貞於正月寅其爻右行亦閒時而治六辰歲終則從其次卦陽卦以其辰爲貞左行閒時而治六辰陰卦與陽卦同位者退一辰以爲貞其爻右行閒時而治六辰泰否之卦獨各貞其辰共北辰左行相隨也中孚爲陽貞於十一月子小過爲陰貞於六月未法於乾坤三十二

歲朞而周復从於貞今考其法主歲之卦以周易上下經爲序而爻之起貞則以卦氣六日七分爲序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故從初爻起爲貞其卦於六日七分在某月卽以某月起初爻陽卦左行陰卦右行兩卦以當一歲前卦爲陽後卦爲陰其行皆間一辰乾於卦氣在四月巳坤於卦氣在十月亥今乾初不起四月坤初不起十月者以十一月子陽生五月午陰生乾坤尊不與衆卦耦故乾初爻貞於十一月子九二爻辰在寅九三爻辰在辰九四爻辰在午九五爻辰在申上九爻辰在戌坤又不貞於五月者五月與十一月皆陽辰間辰而次則相重矣故退一辰初爻貞於六月未六二爻辰在酉六三爻辰在亥六四爻辰在丑六五爻辰在卯上六爻辰在巳屯於卦氣屬十二月初候故初九爻辰在丑六二爻辰

在卯六三爻辰在巳六四爻辰在未九五爻辰在酉上六爻
辰在亥蒙於卦氣屬正月二候故初六爻辰在寅九二爻辰
在辰六三爻辰在午六四爻辰在申六五爻辰在戌上九爻
辰在子若師於卦氣屬四月二候比亦屬四月三候陰卦與
陽同位陰卦退一辰而貞五月兌於卦氣屬八月方伯之卦
巽亦屬八月初候陰卦與陽卦同位陰卦宜退一辰而貞九
月巽爲陽兌爲陰今兌不退而巽退者以兌是四正卦故不
退兌而退巽然不獨同位然也凡陽卦在陽辰陰卦亦在陽
辰陽卦在陰辰陰卦亦在陰辰皆後卦退一辰以爲貞小畜
貞四月履貞六月同在陰辰則履初貞七月申同人貞七月
大有貞五月同在陽辰則大有初貞六月未噬嗑貞十月賁
貞八月同在陰辰則賁初貞九月戌咸貞五月恒貞七月同

在陽辰則恒初貞八月酉遯貞六月大壯貞二月同在陰辰則大壯初貞三月辰損貞七月益貞正月同在陽辰則益初貞二月卯夬貞三月姤貞五月同在陽辰則姤初貞六月未萃貞八月升貞十二月同在陰辰則升初貞正月寅困貞九月井貞五月同在陽辰則井初貞六月未震貞二月艮貞十月同在陰辰則艮初貞十一月子漸貞正月歸妹貞九月同在陽辰則歸妹初貞十月亥豐貞六月旅貞四月同在陰辰則旅初貞五月午皆退一辰也至泰在正月貞其陽辰否在七月亦陽辰自宜避之以兩卦獨得乾坤之體故各貞其辰而皆左行泰則寅卯辰巳午未否則申酉戌亥子丑三陽在東北三陰在西南陰陽相比共復乾坤之體也至中孚於卦氣在十一月子小過於卦氣在正月寅退一辰宜貞二月卯

而貞于六月未者以六十四卦中取坎離法乾坤而交辰同終以中孚小過效乾坤而交辰亦同不用既濟未濟者以小過止須一卦易位既濟未濟便須兩卦皆易故不用也朱震作十二律圖坤初六六月未六二四月巳六三二月卯六四十二月丑六五十月亥上六八月酉是誤解右行之旨而雜出于京氏納辰之法　國初黃宗羲主歲卦圖亦沿其誤不知乾鑿度所言左右者以子午南北言之則東在左西在右乾生子中自北而東向左爲左行坤始未中自南而西向右爲右行其實皆左行故曰交錯並行非順逆之謂也

卦	納辰
乾	子寅辰午申戌
坤	未酉亥丑卯巳
屯	丑卯巳未酉亥
蒙	寅辰午申戌子
需	卯巳未酉亥丑
訟	辰午申戌子寅

師 巳未酉 亥丑卯
小畜 巳未酉 亥丑卯
泰 寅卯辰 巳午未
同人 申戌子 寅辰午
謙 丑卯巳 未酉亥
隨 卯巳未 酉亥丑
臨 丑卯巳 未酉亥
噬嗑 亥丑卯 巳未酉
剝 戌子寅 辰午申
无妄 戌子寅 辰午申
頤 子寅辰 午申戌
坎 子寅辰 午申戌

比 午申戌 子寅辰
履 申戌子 寅辰午
否 申酉戌 亥子丑
大有 未酉亥 丑卯巳
豫 辰午申 戌子寅
蠱 辰午申 戌子寅
觀 戌子寅 辰午申
賁 戌子寅 辰午申
復 丑卯巳 未酉亥
大畜 酉亥丑 卯巳未
大過 亥丑卯 巳未酉
離 未酉亥 丑卯巳

咸 午申戌 子寅辰
遯 未酉亥 丑卯巳
晉 卯巳未 酉亥丑
家人 午申戌 子寅辰
蹇 子寅辰 午申戌
損 申戌子 寅辰午
夬 辰午申 戌子寅
萃 酉亥丑 卯巳未
困 戌子寅 辰午申
革 辰午申 戌子寅
震 卯巳未 酉亥丑
漸 寅辰午 申戌子

恒 酉亥丑 卯巳未
大壯 辰午申 戌子寅
明夷 戌子寅 辰午申
睽 丑卯巳 未酉亥
解 卯巳未 酉亥丑
益 卯巳未 酉亥丑
姤 未酉亥 丑卯巳
升 寅辰午 申戌子
井 未酉亥 丑卯巳
鼎 未酉亥 丑卯巳
艮 子寅辰 午申戌
歸妹 亥丑卯 巳未酉

豐 未酉亥 丑卯巳
旅 午申戌 子寅辰
巽 戌子寅 辰午申
兌 酉亥丑 卯巳未
渙 未酉亥 丑卯巳
節 申戌子 寅辰午
中孚 子寅辰 午申戌
小過 未酉亥 丑卯巳
既濟 亥丑卯 巳未酉
未濟 子寅辰 午申戌

鄭氏爻辰解

易乾九二爻正義云諸儒以爲九二當太簇之月陽氣發見則九三爲建辰之月九四爲建午之月九五爲建申之月陰氣始殺不宜稱飛龍在天上九爲建戌之月羣陰既盛不得言與時偕極此時陽氣僅存何極之有諸儒此說于理稍乖此乾之陽氣漸生似聖人漸出宜據十一月之後至建巳之月已來乾卦之象其應然也孔氏黜鄭尊王故有是難然又

云陰陽二氣共成歲功故陰興之時仍有陽在陽生之月亦有陰存所以六律六呂陰陽相間取象論義與此不殊則又未嘗盡非鄭學也蓋陰陽大還無不有互乘交錯之理以天文言之日爲陽月爲陰歲熒惑鎭爲陽太白辰爲陰斗魁爲陽尾爲陰天東南爲陽西北爲陰以節候言之四月純陽用事陰在其中故靡草死十月純陰用事陽在其中故薺麥生十二辟卦之升降所以明二氣消息之端十二鍾律之迭運所以明萬物化生之本固有未可執彼而廢此者今由所謂爻辰者畧舉之乾初九辰在子上値中宮天柱五星隋志云建政教立圖法之府故屯初曰利建侯九二辰在寅上値箕尾天江四星石氏云天江明動大水不具津梁不通故需二曰需于沙九三辰在辰上値軫巫咸云軫天車故小畜三失

中曰輿脫輻九四辰在午上值柳鬼與西方白虎七宿近故
履四曰履虎尾九五辰在申上值參觜郗萌云參伐星大則
兵起故同人五曰大師克相遇上九辰在戌上值中宮五帝
座張衡曰五帝同明而光則天下歸心故大有上曰自天祐
之坤初六辰在未上值井黃帝占云東井如水用法清平如
水故蒙初曰利用刑人用說桎梏六二辰在酉上值紫微少
衛二丙比五猶少衛之列紫宮故比二曰比之自內六三辰
在亥上值虛哭泣四星故履三曰跛人凶又值司危二星甘
氏云司危驕逸亡下故又曰武人爲于大君六四辰在丑上
值斗石氏云斗將相爵祿之位巫咸云南斗天機大明將相
同心故泰四曰不富以其鄰六五辰在卯卯與九二爻辰比
故大有五曰厥孚交如上值角星折威故又曰威如上六辰

在巳上值內宮天權天權一名伐星石氏云主天理伐無道故謙上曰利用行師征邑國余撰鄭易學通常悉推其說兩不與天象合繫辭傳謂仰以觀于天文及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者於是益信而有徵矣宋劉光世撰水村易說亦取星象爲證驗然劉氏取象主于日所躔鄭君取象主于星所麗說各不同而又不及鄭易之悉合且司馬遷律書次七政二十八舍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已有是說而後漢書載費直周易分野甚備鄭君傳費氏學則是爻辰之配其來有自故班固律歷志韋昭周語注率與鄭同何妥註文言亦從之孔穎達之難其眞拘偶之見也夫

乾䷀ 子寅辰 午申戌

坤䷁ 未酉亥 丑卯巳 鄭云坤上六爲蛇得陽氣雜似龍見 詩正義

屯䷂ 子酉亥 丑申巳

蒙䷃ 未寅亥 丑卯戌

需 ䷄ 子寅辰 丑申巳

師 ䷆ 未寅亥 丑卯巳

小畜 ䷈ 子寅辰 丑申戌

泰 ䷊ 子寅辰 丑卯未

同人 ䷌ 子酉辰 午申戌

謙 ䷎ 未酉辰 丑卯巳

隨 ䷐ 子酉亥 午申巳

臨 ䷒ 子寅亥 丑卯巳

噬嗑 ䷔ 子酉亥 午卯戌

剝 ䷖ 未酉亥 丑卯戌

无妄 ䷘ 子酉亥 午申戌

頤 ䷚ 子酉亥 丑卯戌

訟 ䷅ 未寅亥 午申戌

比 ䷇ 未酉亥 丑申巳

履 ䷉ 子寅亥 午申戌

否 ䷋ 未酉亥 午申戌

大有 ䷍ 子寅辰 午卯戌

豫 ䷏ 未酉亥 午卯巳

蠱 ䷑ 未寅辰 丑卯戌

觀 ䷓ 未酉亥 丑申戌

賁 ䷕ 子酉辰 丑卯戌

復 ䷗ 子酉亥 丑卯巳

大畜 ䷙ 子寅辰 丑卯戌

大過 ䷛ 未寅辰 午申巳

鄭云泰六五爻辰在卯見周禮疏

鄭云蠱上九艮爻艮爲山辰在戌得乾氣見禮記正義

鄭云賁九三位在辰得巽氣見禮記正義

鄭注乾鑿度云復六四于辰在丑剝六五辰在卯

鄭云大過上六位在巳巳當巽位見

坎　未寅亥　丑申巳
咸　未酉辰　午申巳
遯　未酉辰　午申戌
晉　未酉亥　午卯戌
家人　子酉辰　丑申戌
蹇　未酉辰　丑申巳
損　子寅亥　丑卯戌
夬　子寅辰　午申巳
萃　未酉亥　午申巳
困　未寅亥　午申巳
革　子酉辰　午申巳
震　子酉亥　午卯巳

離　子酉辰　午卯戌
恒　未寅辰　午卯巳
大壯　子寅辰　午卯巳
明夷　子酉辰　丑卯巳
睽　子寅亥　午卯戌
解　未寅亥　午卯巳
益　子酉亥　丑申戌
姤　未寅辰　午申戌
升　未寅辰　丑卯巳
井　未寅辰　丑申巳
鼎　未寅辰　午卯戌
艮　未酉辰　丑卯戌

禮記正義鄭云坎六四辰在丑丑上值斗見詩宛邱正義又云坎上六爻辰在巳見公羊疏鄭云明夷六二辰在酉見禮記正義

鄭云困初辰在未未上值天廚酒食象又云困四爻辰在午見儀禮疏

漸䷴未酉辰丑申戌　歸妹䷵子寅亥午卯巳

豐䷶子酉辰午卯巳　旅䷷未酉辰午卯戌

巽䷸未寅辰丑申戌　兌䷹子寅亥午申巳

渙䷺未寅辰丑申戌　節䷻子寅亥丑申巳

中孚䷼子寅亥丑申戌　小過䷽未酉辰午卯巳

既濟䷾子酉辰丑辰巳　未濟䷿未寅亥午卯戌

鄭云中孚三辰爲亥四辰辰在丑見詩正義

文祖藝祖解

虞書舜受終于文祖鄭注文祖五府之大名又歸格于藝祖鄭注藝祖即文祖猶周之明堂桓譚新論曰神農氏祀明堂有蓋而無四方黃帝合宮堯謂之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于此也堯始名五府則九宮五室之制實備于虞周五府各有名南曰文祖南爲離火文明爍然之象故曰文祖帝王

南面而出治雖四時各有所居而朝會諸大典必于明堂蓋
取向明之義所以南向一室又為五府之總名鄭解藝祖云
即文祖言此藝祖非他廟亦在明堂而已非謂南向室之文
祖又名藝祖世儒謂文與藝同義藝祖即是文祖不知夏商
以前無以藝為文者至漢以後始以六經為六藝帝王法宮
一經議定垂之冊府永久不易斷無有以字義相通輒信手
改竄也蓋文祖者南向室藝祖者北向室月令冬則天子居
元堂舜十有一月北巡狩歸格于藝祖以冬而格藝祖則藝
祖為北向室無疑樹藝之事厯胎于冬故北向室為藝祖也
附嘗旁羅傳記五府之名具可攷見蓋中室名太室尚書大
傳虞夏傳曰何攷太室之義唐為虞賓鄭云太室明堂中央
室祭太室之禮堯為舜賓是也西向室名總章尸子曰黃帝

合宮有虞曰總章文曰觀堯舜之行于總章是也東向室名總期張衡東京賦黃帝合宮有虞總期是也李善注文選總期即總章其說非也五府者中太室南文祖北藝祖西總章東總期而統名文祖猶周之統名明堂鄭以藝祖爲即文祖如周稱青陽元堂皆曰明堂也而後儒不知弁爲一談是猶指明堂而曰又名元堂殆失之矣尚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亦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蒼曰靈府文祖見于經而神斗顯紀元矩靈府他書不概見讖緯之學遺佚已多不能盡通其說也

九族既睦說

書稱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即爲下文舉舜攝位緣起蓋堯舜同姓在九族之內史記黃帝長子元

囂元囂生蟜極蟜極生帝嚳帝嚳生堯自黃帝至堯五世黃帝次子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生舜自黃帝至舜九世舜高祖敬康與堯爲族昆弟皆在九族之內也窮蟬以降世爲庶人舜陶漁耕稼遷徙無常乃堯問四岳有鰥在下之語即曰予聞如何此惟堯展親睦族下不遺于微賤故舜之孝行早有所聞而四岳言之不覺如響之應也時史臣以德成受禪謂帝堯創未有之局而不知久在衡鑒中恐天下後世未盡知之故堯典從其德而先書之而數千年來說經者總未推及于此可知論古之難矣後人動稱堯舜傳賢而不知舜禹皆一本之親非傳于異姓也及西漢之末王莽託親王室妄稱居攝孔光張禹不能引經義以相抗至于漢祚中移

其後當塗典午以迄六朝登壇勸進之文皆侈言舜禹而于官天下即家天下全無辨別後儒經術不明權奸篡竊其貽害可勝道哉

文王受命稱王說

泰誓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稱十一年者以文王受命改元之年數之史記西伯即位五十年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歐陽氏辯之詳矣然皆以臆對非有實據也余考經傳註疏及漢以前書皆云西伯受命而稱王則稱王而改元無疑也蓋其證有十四焉汲冢周書文程解云文王受命之九年一也伏生尚書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也史記拔徵傳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三也皇甫氏謐帝王世紀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更爲

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四也禮記中庸追王太王王季史記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皆不及文王以文王生已稱王故不追封五也詩吁嗟乎騶虞韓詩騶虞掌鳥獸官古有梁騶天子之田也賈氏誼新書云吁嗟乎騶虞騶虞者天子之囿非受命稱王安得稱天子之官與天子之囿六也又詩是類是禡按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非受命稱王安得行類禮七也白虎通三正篇云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改號爲周易邑爲京又曰淸酒旣載騂牡旣備言文王之牡用騂周尙赤也非受命稱王何以易服色八也春秋繁露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非受命稱王安得郊天又安得有六師乎九也春秋春王正月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其意

以正爲文王所改非受命稱王何以改正朔十也周公作易爻辭一云王用亨于岐山一云王用享于帝非受命何以稱王何以享帝十一也王制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氏註云此夏殷之祭名詩小雅云禴祠烝嘗此周四時之祭名孔疏云引詩小雅者是文王之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非受命稱王何以易典禮十二也竹書紀年三十七年周作辟雍四十年作靈臺靈臺辟雍王者之事非受命稱王何以及此十三也左傳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曰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周書數文王之德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據此文則順帝之則即是順文王之則非受命稱王何以稱帝乎十四

也若如歐陽氏言以十一年爲武王則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而崩適至十年泰誓書序之稱十一年洪範之十三年屬之誰乎金履祥修通鑑綱目前編既書西伯戡黎于紂丙寅二十祀之下至己卯書武王十有三年中列十二年以强符十三年之數經書所無史記不載遂本皇王大紀以强配三千八百年前之紀附會歐陽公說殊謬古聖賢行事光明俊偉非不欲終臣節而天聽我聽天視我視實有轉于嵩巒貼于水火者不得不取其殘孟子謂聞誅獨夫紂初不以是爲文武諱故或謂始實篤商當從說文以篤爲戩或謂維子侯與不謂自王而興皆由說也至以稱王爲僭尤其末深攻者唐虞夏商天子稱帝故史記于夏商兩代皆以帝名湯黜夏命爲帝乙易謂帝乙歸妹是也即紂亦稱帝辛文王稱王不稱帝周公追王不稱帝是尊祖宗尚不敢與商並且令子孫世世爲王降于

夏商一等其爲至德明矣目之爲僭未之思耳自古善言天者必驗于人文王斷虞芮之訟歸者四十國人所歸即天所命不必如緯書諸說以符瑞爲文也故言文王之受命者屢見于詩書文王雖受命猶不忍取殷祀而殄之遷延至于九年即武王觀兵而返又遲之二年後渡孟津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益文武同是心也又何損于聖人歟

北過洚水至于大陸說

禹之治水也以治河爲要其治河也以導河北過洚水至于大陸爲要夫洚水一水之名耳何獨以洪水當之蓋河從西北來至洚水大陸則由高而卑故散漫奔溢幾及千餘里其地在今山西河南直隸間距堯都平陽爲最近故堯謂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又謂洚水警予者此也然則禹欲

治河水卽于大陸之下別爲九河掘地而注之海足已何以導河至積石至于龍門故藉河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駸駸乎有直趨東南之勢順其所之則中州之境皆爲澤國而欲奪淮以入海不俟今日始見矣河固北條之水也從兩山中行可不憂其南侵而至底柱以東稍折而北則從太行之麓有巨山數百里爲之限制更不能復潰而南故商雖屢受汎濫之患而河終不改道者此也自至大伾地勢日卑於是分爲九河合爲逆河其勢沛然而覃懷恒衞衡漳無不從河歸海大陸亦可耕作而北條之水無不治矣自底柱而大伾地勢較高水由此而上故謂之逆行其所以能逆行者因龍門旣鑿西北諸山之水盡入于河且數百里兩岸皆山則水積而日高以後水擁前

水是以能逆流北行而過洚水也（洚者水勢奔騰衝激震悍之意）禹治河一千八百餘年及周威烈王河潰底柱而南出菑其時河在晉境韓趙魏互相爭奪堤防久廢不能繼禹之迹是以河得遺而改道也禹之治河惟孟子所云水逆行及班固所云引而載之高地兩言得諸其要蓋是時水之逆行非水之性也因其逆行而導之東北所謂故也行所無事以利爲本其所以爲大智也歟然水性潤下乘其逆而用者古亦有之若蜀郡太守李冰鑿離碓是也聚石爲堆以分江勢其近南者激而行之百餘里而至成都數百萬頃田皆可得而灌溉此亦師禹之智也自河故道堙塞既久儒者不能推明其故因孟子班氏之說而詳言之

許積卿字說

許子慶宗性聰穎異于常人年十一則已能誦五經史漢及韓柳歐蘇文放筆爲詩與論皆文從字順駸駸窺作者戶牖歲戊戌正月其尊甫春巖觀察將攜以赴滇摳衣肅揖來而請曰願有以字也于是字之曰積卿六經言慶者屢矣而以陽爲善以善爲慶之說備于周易坤之卦由從陽以喪朋也而三日出震因之故曰乃終有慶豐之五能來處尊陽之位以自光顯也故曰來章有慶履與頤之上困之二兌之四皆因陽而善大畜與晉與睽之五失位變而之陽故象亦得稱慶也雖然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文言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葢自卦氣起中孚閱六日七分爲一候閱三候爲一氣以臨以泰以大壯則陽氣日積雷雨並作草木甲坼由此見天地之亨嘉焉況于人之法乾用事者歟夫積之義大矣泰山之

霤穿石單極之綆斷幹摧之積土爲山積水爲海旦暮積謂之歲逢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古之學者日就月將緝熙光明自此年入學迄于論學取友知類通達如蛾子時術然皆積之謂也荀子曰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爲積也小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爲積也大謂小善爲無益而勿爲也能積微以至于著哉許子嗣是以往聰穎勿以恃文字勿以矜乾乾積善馴至乎陽德之亨如廟之牆爲宗子是以禔禧迪吉盡不俟龜焦蓍揲而知也審矣春巖觀察天下善士也告以斯言必將粹咀而韶有以進積卿也夫

四士說

昔汪子茗文作師說亭林先生爲廣師繼之各指其學業所

至以著生平之愛慕世服其精識頭鬢予交天下士大夫凡五十年不翅百十人近過廣陵復見汪君中通經邃史篤于學志于古爲予所弗如蓋予于淮海之交有四士焉訓導寶應劉台拱有曾閔之孝給事中王念孫及其子國子監生引之有蒼雅之學暨君有揚馬之文時謂之四士三美宜矣唐僖宗幸蜀品藻朝倫以散騎常侍李潼比曾閔以前進士司空圖比巢由以郎中孫樵比揚馬孫氏遂以序于集首考李潼孝行不著于國史圖後起爲中書侍郎亦非與巢由爲伍者蛻文雖見文苑英華及唐文粹諸書校之揚馬實多遜焉今舉是三美儷于前哲將觴而過之世有汪顧諸先生必謂余言不妄也

春融堂集卷三十五終

春融堂集卷三十六

序一

青浦　王昶　德甫

顧陶元重刻易隱序

顧子陶元得易隱於藏書家蓋卜書也愛其簡而要曲而盡衷以迪吉逆凶積慶餘殃之理而不専於得失趨避以爲工於是使其客問序於余客曰錢卜曷爲而仿也曰本之於蓍蓍繁重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火珠林之術出以金錢代之爲趨於便也曰以十二支配八卦者何曰陽主升乾之子寅辰午申戌故以順行陰主降坤之未巳卯丑亥酉故以逆行乾陽生於子而坤陰不生於午者陰不敢敵陽比於陽退一位周禮太師之六律六同國語伶州鳩言六閒古法

皆如此非此則不能閤也客又曰自乾而艮陽支差一位自坤而離陰支差一位震與乾同巽與坤異者何曰震長子爲乾繼體六支與乾同巽長女六支雖與坤同而內外之卦乃與坤異位明女適人不得全與母同體也坎中男爻起於寅比震差一位艮少男又差一位兄弟長幼之序固然坤自未而巳直兌少女之初爻自巳而卯直離中女之初爻亦以逆行爲長幼之序爾八純卦初爻父母子孫兄弟各二而妻財官鬼惟一如乾金生子水坎水生寅木皆子孫艮土如辰土坤土如未土皆兄弟震木子水所生離火卯木所生皆父母惟巽木克丑土爲妻財兌金爲巳火所克爲官鬼而八純卦於是乎窮蓋作易者其有憂患也客又曰乾天也乾宮八卦有坤之卦四坎水也坎宮八卦有離之卦四他純卦皆然何

也曰此繫辭所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也曰六沖之卦有十者何曰八純卦其地支皆相沖也雷天大壯天雷无妄與乾震同故有十卦也客曰善夫夫子之說蓋卜易之源而易隱未之發者請錄爲序焉其可矣遂書而歸之俾鐫諸首簡

沈仲方尚書條辨序

疑古文尚書自朱子始後吳氏澄郝氏敬宗之然往往舉文詞體格爲言至 國朝閻百詩引繩批根直抉其僞之所以然近日族兄鳴盛暨程綿修晉芳江布衣聲又爲吹波助瀾而江氏之說尤精當閻氏攻古文毛氏奇齡有寃詞廣聽之作然毛氏謂百篇之名不始孔子墨翟有周公旦讀書百篇之語夫書自旅獒以下二十六篇皆周召諸人所作周公固

不嘗讀自著之書並不嘗讀召公之書且君陳以下十篇作在周公後公何從讀之至泰誓一篇在伏生所傳今文二十八篇之外劉向以來皆如是說而毛氏盡斥爲無據何以服後人之心由是以推其于人駁詰者蓋不可枚舉仲方嗜古博學於尚書之篇第及今古文之分合皆能精心力考駁毛氏之譌兼以補閻氏之所未及使毛氏復出不能難也而其語意和緩不以叫嘑攻訐爲長尤得儒者辨論之法然今文鐖鈌斷爛非完書且其中爲杜林漆書劉向中古文所亂是以轇轕紛綸輸攻墨守不可詰究如此仲方他日南歸道吳而論之江君更必有以分黑白而定一尊矣仲方又有逸周書條辨考證精審後有論汲冢者未能或之過也

朱竹洲詩緒輯雅序

海鹽朱君箬洲與余遇於秦中讀其詩知其爲詩人旣而出其詩緒輯雅乃知君之所以爲詩人也詩教原本山川極命草木不辨其名物雖欲協乎比興其道無由周公爾雅之作釋詩者居多而後世或忽焉求其義而昧其物昧其物而因以昧其義此不可不深思也十五國土物各別而天時地產之流變因之或昔有而今無昔無而今有或名同而實異或名異而實同士大夫之佔畢有不如農夫紅女之別識者矣且夫學詩者貴於多識卽以草木畧言之如杞有三見將仲子者杞柳也見南山有臺及湛露者梓杞也見四牡及四牡四月者枸杞也芑有三見采芑者菜也見文王有聲者草也見生民之什者穀也荼亦有三見谷風采苓者苦菜也見出其東門鴟鴞者茅秀也見七月良耜者委葉也其他動植醜

類之繁如桐有四榆有十鳩之類五蜩之類七雉之類十四不盡入於歌咏者又豈能悉數而盡之乎予嘗語朱君君游於秦久矣即以秦風土論之雀之穿屋蟋蟀之入牀下殷雷之起南山惟長安爲然他處皆不似此秦之終南地里志謂在扶風武功縣東其地無梅故有條有梅毛公以柟釋之自終南而東南汝洮江漢間多梅華有實故召南以摽梅言之又舉梅實之數明其在仲春會男女之後蓋言一物而天時地產畢見焉詩三百篇如化工之肖物豈尋章摘句可髣髴其百一也歟自陸璣撰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見開成年間命集賢院學士翁爲圖圖亡久矣而自後釋名物者不下數十家君病其乖離雜糅一一取而研覈之又合以耳目之聞見徵引也博辨晰也精所謂稱名小而取類大者非歟欲求多

識考諸此足矣觀君名物之精則君之精於經審矣知君之精於經則君之工於詩又審矣洵乎其爲詩人也

汪少山齊魯韓詩義證序

史記稱漢興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班固謂三家或取春秋或采雜說皆不得其眞魯最爲近之及隋唐經籍藝文兩志韓詩二十二卷至唐猶存而外傳十卷今僅完好又諸書所引亦於韓詩獨多惟齊魯之詩久亡非獨其書不傳卽說詩之大旨有不得而考者矣雖然魏應業魯詩時京師諸儒會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肅宗使專掌難問親臨稱制則白虎通德論所載如相鼠爲諫夫其魯詩之遺歟包咸亦習魯詩何晏論語集解往往採包氏說則如註深淺厲揭亦魯詩之解歟翼奉傳齊詩言南方之

情惡行廉貞西方之情喜行寬大以釋吉日庚午又言詩有五際而詩緯汜歷樞謂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爲革命一際也又謂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與奉之言合意詩緯亦傳自齊詩故景鸞受河洛圖緯列其占驗亦齊詩之教歟然奉與蕭望之匡衡同師望之入穀之議衡政治得失之疏所引詩義當與齊故不殊歟昔王氏應麟常輯三家緒言稡爲一編吾友汪君翊青以爲未備也网羅遺佚抉摘瑣細殆無遺者又取諸書之說旁推而出證之凡成書六卷欲攷三家之大旨者備於是矣世人抱殘守匱見古義古字之異輒色然以駭不知七十子之微言有存什一於是者不可不寶也汪君名照工詩文嗜古博學鋟紙

細字日夜鈔撮不休尤湛深於經術云

汪少山大戴禮記解詁序

三代之禮因革損益與時爲汙隆聖王之大經大法於此備焉周衰禮廢杞宋無徵聖人適周問禮因以知監於二代郁郁之文自諸侯滅去其籍而周禮之放佚者亦多矣謚不俟秦火之酷也漢興遺經閒出六官存五士禮存十七有志於考禮者雖諸子百家猶將采撥而輯錄之况二戴之傳出於聖門之所記乎今小戴記行而大戴記幾廢是學者所宜究心也小司馬言大戴禮八十五篇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崇文總目言大戴禮記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中興書目郡齋讀書志皆言四十篇今本乃實存三十九篇蓋各本或鈌第六十七篇或以七十二七十三爲兩篇是以篇

第有異耳又考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同又禮察篇與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同隋書經籍志謂戴聖刪德之書爲四十六篇者謬也踐阼篇諸銘見太公陰符金匱之文文王官人篇見汲冢周書禮三本勸學兩篇見於荀子保傅篇見於賈子新書五帝德帝繫姓司馬遷采以作五帝本紀且夏小正及孔子三朝曾子皆別爲書三朝七篇（漢書藝文志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按困學紀聞云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七篇即三朝記也）曾子十篇俱見記中其閒多寡不同踳駁閒出要爲七十子之徒及周秦漢閒老師宿儒所傳無疑漢書謂戴德戴聖皆習后蒼弟子三家立於學官蒼指士禮言之若大戴禮未立於學故史記謂五帝德帝繫姓儒者或不傳而索隱言二者皆非正經漢時儒者以爲非聖人之言多不傳學也然大戴記宋

時列於十四經先哲謂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情嚴禮樂之辨究度數之詳固已度越諸子百家矣與小戴記並行宜也又考河間獻王所獻共百三十一篇劉向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又后氏戴氏古經七十篇今自小戴記四十九篇及大戴記三十九篇去重複之外實八十四篇遺佚已踰其半可勿鄭重愛惜疏通而證明之歟大戴記之註傳世者惟盧辯一家而辭簡畧無以發其博大精深且傳寫日久訛舛滋甚予友盧學士文弨戴編修震會釐正其文字而註解未及爲汪君綳青恐微言之將墜也作爲解詁糾集同異采摭前說一字之誤必折衷於至當蓋顓力者三十餘年矣後世有復十四經之舊者大戴之書將立於學官則君之釋詁當與孔賈之疏並行豈不偉哉

陳宏猷四書疏正錄序

文以明道也道明然後文工故求士之明道必以文爲衡古之工於文者率多曼衍傲誕惟六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今所謂四書者尤粹是以用爲取士之法然沿習既久知有舉業之文不知所以爲文知文之必衷於道不知道所由晰取儒先之說沾沾焉分寸而比附之甚者飾以麗句傳以巧思如扣槃如捫燭古人所謂明道果若是歟夫道之所由晰本諸身心舉四書所言存諸心體諸身見諸政事以辨先儒之異同得失乃知聖賢所言其淺深次第有一字一義不可略者嗚呼是豈易言哉四書自趙氏順孫以來爲纂疏集編通證辨疑者甚衆至明用以取士老生宿儒纂輯講解又不下百餘種雷同勦襲適爲時文用已矣太倉陳君宏猷若末

之識也近與其弟子定山亥乃得見誠正錄一書大抵明道爲要未嘗沾沾焉比附於儒先而一字一義反覆涵泳必求有以自得其至也析豪芒窮勝理淺深次第灑然劃然確乎不可易非由審問愼思察於心而著於身其孰能爲之定山言其師生平以至誠爲本以存養爲歸能存養則心正身修而天下之理得又何問於聖賢之言也哉陳君沒久矣家貧不獲刻其遺書定山日夜繕寫至五六稿不懈觀定山之誠則君之所以教與其所以感者可知顧布衣終老不得爲取士者所識拔此吾所以歎也

傅寅石六書分類序

隋書經籍志云蒼頡迄於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蒼頡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所

作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蟲書署書殳書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出於六書因事生變然計八體及二十餘種自隸楷藁書之外皆篆類也兩漢法書傳者寡矣摹刻所存若周陽侯之鐘谷口之甬平陽之鐙上林好畤之鼎率以篆書由是推之則李斯之蒼頡楊雄之訓纂賈魴之滂喜皆篆也司馬相如之凡將班固之太甲在昔崔瑗之飛龍蔡邕之聖皇勸學皆篆也其附字畫形體必有互見不同者乃自許氏說文盛行而諸家之書寖廢矣易以其彖之爲啇其牛犨之爲犢詩惄如之爲愵綠竹之爲薚六經古文已不引於說文況尊彝敦獻所勒者乎今郭顯卿之古文奇字蕭子政之古今篆隸文皆失傳惟汗簡所錄博古所圖鐘鼎款識所載嘯堂所

集多出於說文之外而世莫有搜奇剔隱比而合之以極字畫形體之變此嗜古者所深慨也韓城縣知縣傅君應奎能以文學飾吏治其曾祖賓石先生雅好古篆自幼創六書分類一書以後辨析增補凡二十八年三脫槀而成之先以羣經次以彝器次以碑碣子史文集嗜古之士溯其源流辨其離合不俟旁搜遠紹一開卷無不賅而存也自一至亥之部又以　本朝字典爲宗及檢字亦如之

廟諱　御名暨　至聖先師之名宜缺敬避者弗敢載也嗜於古而不悖於今又如此洵家學之津梁而操觚者之準則矣傅君藏弆飭衍恐久失墜因授于梓人以廣其傳昔王右軍書至方慶而成寶章集顏元孫作干祿字書至曾公書而刻之古人家學相傳愈傳愈顯後有論傅君者必將媲美於

王顏也

新修榆林府志序

陝西巡撫治南北袤延四千餘里南境界楚蜀而北境東界山西西界甘肅直北抵鄂爾多斯故今榆林府屬繚以長城限以黃河其地尤為塞阨云自古氐羌鮮卑乘閒毆略洊為霸國割據至於明火篩俺荅之擾無歲蔑有雖屢設總督巡撫鎮之莫能戢也　本朝內外一統鄂爾多斯西北蒙古喀爾喀九十六旂莫不供職役謹藩衞焉烽火斥堠晏然不作論者謂自漢唐以來數千年所未有考爾疋北戴斗極為空桐又曰空桐之人武榆林負尾分野距斗不遠故鄭端簡公謂人多將材有節氣信也地與沙漠連苦寒早霜少雨歲率黍一熟其餘稻粱稷麥非土性所宜種亦不殖稍歉民無所

得食勢仰食於縣官賑恤不周揭竿而起漢之銅馬青犢尤來明之不沾泥神一魁等皆是也起于一隅及于全省且蔓延于天下故其人可用其地又可虞也漢曹鳳請殖穀爲邊省轉輸之役順帝時虞詡議北地上郡等備穀衆令周數年當過計哉然則按古今之治亂驗風俗之强弱察損循振貧之所宜俾爲守者題而行之府之重有賴于志也審矣明許論魏煥霍冀皆有九邊圖說考論於榆林蓋十之一二而今又不傳康熙十二年譚吉璁官延安府同知始撰延綏鎮志詳及榆林其時猶衞也及設府而府暨各州縣迄無專志積時既久無所考於前無所采於後創始者以爲難太守昌平李君來榆朞年歲稔人和憫志之不備會其友余君伯扶來長安屬撰之余君博學具雋才網羅舊聞證以正史其屯田

鹽茶戶口科第余又益以布政司之故籍於是分爲十四類釐然畢具而屬余序其端余署布政使事方勾稽陝西食貨而考常平穀數榆林居五十五萬焉五十五萬中每歲借而未及徵者幾二十萬焉地瘠薄卒歲所入僅足以贍家族而不足以輸官故逋欠如此也急徵之責以必償慮有追呼擾擾之苦緩征之任其逋欠又有倉廥缺乏之憂余方仰屋以思未得其術而亦非志所能載也李君守塞陬之地撫精悍之民欲使烽火斥堠亘千百年而不作則備凶年實邊貯君必有策以助我矣於志之成也并書以訊之

重修青浦縣志序

州縣之有志以備史也古來國史之作從數百年後敘數百年以上之人從數千里外紀其本境之事是以孤離而不合

好學深思者往往有糾繆攷異之作至於州縣志率數十年一修遺民故老及見而識之流風餘韻不至傳聞失實又一州縣之境遠者數百里近者乃一二百里兒童婦女皆能道之其編輯之也尸以鄉人知人而論世省名而辨物得於耳目所及故作史者必考之志志而不詳且實文獻於何徵焉若夫志青浦之志有難焉者縣設於萬歷元年舊屬華亭上海兩縣境而為兩縣地後為青浦地人與事之屬於地者不可不志也及其屬於地而人與事無可據者弗能志也元明以來士大夫閒有紀載而未嘗分茅設蕝指為某地又弗能乎且采綠錄則幾於阿附會多則失於誣於是而欲犁然燦然具一縣之文獻以俟良史之采豈不尤難哉乾隆辛丑孝廉書歸里適四川楊君卓知縣事以志之不修且百年矣與

邑之人士奮然議將之屬予總其事又擇同志十六人相與薈萃諸書網羅遺佚自正史而下稗官叢說逮於詩文諸集凡邑之典故著者錄之缺佚者疏通而證明之未及成而予有按察秦中之　命擕至官署續加考證迄乙巳冬日始錄成書嗟夫邑志之修刱於王學使洪洲續於諸進士乾一予無似豈足以繼其後然是志之成邑之人與其事無不備也人與事之屬於邑者無不有徵也至民生之瘠薄婦子之勤瘁賦稅征徭之繁重尤必兢兢焉識之以詔後之司牧者良史有作或者將徵信於此

傅副憲緬甸圖序

緬在西南徼外距中國最遠明初來荒服與猛養木邦等後稍稍不靖屢出兵征之弗能定迄於莽瑞體乘中國之亂洊

食諸土司反　國初大兵抵南大金江緬人懼縛桂王以獻遂班師於是時山川險易之勢道路遠近之程皆無爲之紀載圖繪者蓋因其荒迥絕脉弗令隸於職方維胥故久之鐵焉而不得其詳也茲者緬人雖畏跳踉敢距大邦往歲明公瑞帥師進討傅君實以郎中從次於象孔宋嶴迷失道轉入波竜大山由猛子塲小猛育行窮菁莽窮崎嶇轉戰數千里始旋師入寨惟道里之弗詳因以致此君旣復來於軍營往事乃命畫工爲圖十以九龍江南大金江爲兩界南大金江以西北爲孟拱圖一中爲孟養圖一南迄木梳阿瓦圖一九龍江以東北爲孟艮圖一中爲景線圖一南迄景邁圖一兩界中間北爲木邦圖一中爲孟密波竜臘戌圖一南自來卡落卓迄蒲甘圖一復彙一圖以職其合焉或曰緬地南盡南

海弗緬者何曰由阿瓦蒲甘景邁抵海若干里及邮砦部落與其島嶼不能窮也或曰緬西南併結些東南侵暹羅奄有其地不入於圖者何曰其所往之途與所距之地不能知也是緬之荒迥智昧也信矣夫緬惡已稔所不待教而誅故謂難窮難知之境不利行師行師不可底於掃蕩殆一隅之見也閩粵於三代爲蠻夜郎及滇皆以西南夷稱以漢武兵力弗能有其地至後漢始屬於都尉益疆域之分合遠邇亦有時焉然則能知而窮者志之不能知而窮者恢之於時斯固君爲圖之微意也當事者如訪於樊夷詢於沙人通諭於波竜卡瓦不惟知之且能窮之圖其險易遠近上諸職方象胥於是命將行師分道進討縛大憝申夙憤其必將有日矣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順天壬子科鄉試屆期禮臣以考官
題請
上命吏部尚書臣劉墉充正考官臣暨國子監祭酒瑚圖禮
副之既竣事錄其文之尤佳者恭呈
御覽而臣例得颺言
簡末竊謂文以載道而道備於經古之學者讀春秋如未嘗
有詩讀詩如未嘗有易蓋三年通一藝十五年而五經通然
後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後世士子或殫心詞賦
鞶帨之術於經義忽焉不詳或雜然習之不求其端不訊其
末其發於文章也於斯道奚裨焉我國家崇儒尊道
皇上右文稽古逾越千禩自五經以逮周禮儀禮莫不折衷
羣言甄綜至當使承學之士得所依歸又慮其昧沒而雜欲
速而不達於是乎仿古之意分年以課之始於乾隆五十三

年以詩經文試士迨今五年迄於春秋而士子無不通貫五經者由是稟經酌雅發於時文不懈而及於古其純粹以精可知也且順天之試與他省異他省之文僅一方之風會臨順天則各直省能文之士莫不彈冠躡屩于于而來懷鉛握槧以待主司之决擇故順天之試作盛於他省而又值士子五經習熟之時微言大義均已左宜右有旁見側出以為時文之用故本科之試作尤盛於前科是盖千百年太和之氣沖融翔洽會而成文明之極治而臣得藉手以觀其成其榮幸遇於尋常萬萬矣伏見我

皇上親御丹毫命題以程多士而特示大學之道用覘實得

聖經賢傳包蕴靡遺所期望於諸生者良厚矣以小子之有造屆於成人之有德將內之審格致誠正之功外之綜脩齊

治平之要經與心融身與道一其文爲卓然可傳之文而人亦爲卓然有用之人於以仰報

聖天子稽古右文之化不益懋哉斯亦臣所珥筆而樂書其後者也謹序

先大夫百世師錄後序

百世師錄共一百四十人始於楚之屈原卒於明代殉節諸臣嗚呼是皆宗臣碩輔仁人志士名在天壤與日星河嶽萬古不敝者也始於屈子者何是錄之作本列代之史故以史記始也不列孔孟者何至聖大賢童而習其書毋庸尚論也列蕭曹房杜者何撥亂反正開物成務定數百年之大業兼善天下當如是也兼取周瑜陸抗羊祜者何忠孝爲貫文武兼資戰勝攻取正而不譎弗可以偏安薄之也取祖逖而遺

劉琨溫嶠者何嶠以絶裾琨以望塵也又取黃憲徐穉之徒者何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皭然泥而不滓簞瓢陋巷能與禹稷同道者也昶年十歲頗能講解文字先大夫每夕授以傳一篇使錄而誦之三歲餘凡錄一百二十人既又廣爲一百四十傳頒而詔曰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又曰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然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而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蓋古人之和非以和爲和而以清爲和故能遺軼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而不逸惠之和夷之清蓋同出異名由是聞風興起者鄙夫寬而薄夫敦也頑夫廉而懦夫立也以成其爲百世之師雖然豈獨夷惠云爾哉孟子言舍生取義生有所不用辟患有所不爲尚已孔子之言至精粹也而言殺生成仁曾子亦言託孤寄命臨

大節而不可奪又訓以妨賢病國之人放流之不與同中國長國家而務財用斥爲小人蓋聖賢之慷慨激切如此凡以審陰陽否泰之機持忠孝廉節之大今吾爲此錄三代以下所謂經天緯地輔世長民及於隱居獨善擇其尤者具載於編未知其視夷惠何如要之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在朝廷以犯顏敢諫爲能處危亂以見危致命爲職處草野以守約安貧爲分汝其志之庶不負吾集錄古人之意嗚呼自先君沒後衂奔走南北輒以是書隨篋十餘年矣自惟材質庸鈍固不敢仰師萬一然俛仰身世此錄之垂肅以揚清激濁有禆於世教者甚鉅其敢以家庭之授受爲私爰於閒暇聯比錄之纂爲三十卷而題其後云

金石萃編自序

宋歐趙以來爲金石之學者衆矣非獨字畫之工使人臨摹把翫而不厭也跡其囊括包舉靡所不備凡經史小學暨於山經地志叢書別集皆當參稽會萃覈其異同而審其詳畧自非輇材末學能與於此且其文亦多瓌偉怪麗人世所罕見前代選家所未備是以博學君子咸貴重之歐趙所采止於五代後之著錄者取以爲法焉然歐公上至五代僅及百年金石錄以劉歆作序之歲數之亦百有五十年耳而宋末遼金迄今至歷五百餘年之久其未可引歐趙之例斤斤以五代爲斷明矣且宋遼金三史皆成於托克托之手卒以時日迫促載者有所弗詳重者有所未備方藉碑碣文字正其是非而可置而不錄與古金石之書具目錄疏年月加攷證爲爾錄全文者惟洪氏隸釋隸續爲然而明都氏穆近時吳

氏玉搢笏繆之然洪氏隸書之外篆與行楷屏而不載鄧氏止六十八通吳氏止一百二十餘通愛博者頗以爲憾焉余弱冠即有志於古學及壯游京師始嗜金石朋好所贏無不丙也鐵岍海澨度可致無不索也兩仕江西一仕滦三年在滇五年在蜀六出與榆而北以至往來青徐兗豫吳楚燕趙之境無不訪求也蓋得之之難如此然方其從軍於西南徼也留書麓於京師往往爲人取去又游宦輒數千百里攜以行閒有失者失則復蒐羅以補之其聚之之難又如此而後自三代至宋末遼金始有一千五百餘通之存夫蓄物難聚而易散也後人能守者少而不守者多也使瓌偉怪麗之文銷沉不見於世不足以備通儒之採擇而經史之異同詳畧無以參稽其得失豈細故哉於是因吏牘之暇盡取而甄錄

之缺其漫漶陊剝不可辨識者其文間見於他書則為旁注以記其全秦漢三國六朝篆隸之書多有古文別體摹其點畫加以訓釋自唐以後隸體無足異者仍以楷書寫定凡額之題字陰之題名兩側之題識胥詳載而不敢以遺碑制之長短寬博則取漢建初慮俿尺度其分寸并志其行字之數使讀者一展卷而宛見古物焉至題跋見於金石諸書及文集所載删其繁複悉著於編前賢所未及始援據故籍益以鄙見各為按語總成書一百六十卷名金石萃編嗚呼余之為此前後垂五十年矣海內博學多聞之彥相與攷證參訂者不下二十餘人咸以為欲論金石取足於此不煩他求也然天下之寶日出不窮其藏於嗜古博物之家余固無由盡覩而叢祠破冢纖囷今為田夫野老所獲者又何限是在同

志之士爲我續之㠯矣

青浦 王昶 德甫

序二

石午橋律例彙鈔序

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子產鑄刑書叔向譏之然周禮大司寇正月吉縣刑象之法於象魏鄭君謂縣其書是刑書之設自古然矣其後呂刑至有三千之文葢姦宄奪攘矯虔者衆刑法日滋勢不得不然三辟叔世之說寧足據哉名法之書班固紀自李悝計二百五十餘篇未嘗以律稱至隋書始志杜預律本迄於五代共三十八部而今無有存者何歟我

皇上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敕修四庫全書凡叢書脞說兼

采並蓄而律令之類皆置不收惟唐律疏義一編以其立法簡要獨得列於政書蓋裁決之嚴如此然則
聖人勝殘去殺之至意可仰而窺矣且　御製春耡待哺之刻頒諸州縣使有司以教養爲先行鄉飲酒之禮南陔華黍重譜笙詩使百姓以孝弟爲樂所謂道德齊禮刑期無刑者此也夫新國用輕典平國用中典今太平百數十年醲化所敷治蒸蒸日上方將進於刑措之休不獨宜用中典而已然則置例之損益不一適時之輕重無常讀律者於此尤當潛心研究者矣我友石君午橋蓋老爲諸侯客者其討論而風也其駢體麗以則也而生平律例格式之學尤精恐條目紛如上比下比或失其宜於是遵律例總目次序分別區類得一百六門先之以律次之以例各部之則例又次之又采成

案以次於後條分縷晰毋混於紛岐以仰副夫 欽邮明允之旨其有功於世者甚鉅昔明金壇王恭簡公歷官三法司精研律例其子肯堂因以所聞者編爲箋註迄今人稱述之余由大理寺卿歷副都御史以及今職頗與恭簡相類而知識淺陋無以會其全所遇纖毫疑似不能不爲之瞑眩茲獲是書世之具爰書者胥藉以折衷參考而予尤得所指歸焉故於刻之成也不辭而爲之序云

阮吾山秋讞總志序

秋讞總志葢少司寇阮君吾山所譔君由內閣中書舍人入西曹總辦秋審十年其於審案也不忍以輕心試不敢以怠心乘凡情僞之微眇事理之曲直先後重輕深淺之時節分寸爬梳剔抉宛然親履其地身値其時而目覩其情狀以無

厚入有閒莫不迎刃以解而於秋讞尤盡心焉嘗謂秋讞合十七省重獄而比之歲論決不下數百人至繁至重可哀可懼自頻歲仰承　諭旨訓示遵行之外其擬議于臬使巡撫覆核于刑部堂司會詢于大學士九卿科道者世輕世重積時既久舛互滋多散而無紀奚以昭法守因就歷年所載條其脈縷發其疑似闕者補之雜者離之而大指在憂世卹民隱然見於語言文字之際可謂用力專而用意仁者矣往予乙酉丙戌間承乏總辦常與海陽吳君壇承舒文襄劉文正兩公之命定秋審條款四十則今所謂舊條例是也嗣予爲大理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預法司讞決之事乃知君之治獄雖毫髮有所必窮矜疑有所必察今觀此志益信余鄉試出王芥子先生之門而芥子先生實阮澄園先生所取士

君澄闓之子蕃在世爻爲侍在內閣則君爲後進而君弟芝生又與予癸酉同年因得其立心行已爲詳君氣質醇厚博學工詩文所長蕃不止於讞獄今君逝矣而予來繼其位而又適獲此書遂稍整其篇章釐其款目俾後之司事者深知寅畏以免於歧誤其於

聖天子明慎用刑矜䘏庶獄之至意爲功非淺鮮矣

黃氏族譜序

新安黃氏輯其家四十二世之譜貫串盤互犁然秩然凡若干卷踵門而來請曰願有以序也余惟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所以繫百世使不別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他若夏賜姓姒殷賜姓子功大者始得命之其

慎以重如此故周禮命瞽矇世奠繫書於世本以佐小史之所不逮沿至魏晉凡族姓昭穆編古命氏諸書以數百卷計自宗子之法廢五世親盡輒疏爲塗人而非種者或反從而附會焉則氏族之法之久不講也黃氏爲陸終後受封于黃在今光州定城史記記楚世家亦謂出於黃帝五傳而至陸終又云秦之先爲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徐氏郯氏莒氏鍾離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修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是則黃之得姓以國而出於黃帝後無疑也然史所傳十四氏惟徐江黃秦多見於世黃氏爲尤盛自唐以後迄今八百載族大人衆雲乃蕃衍所藉於譜者尤亟而綜覈稽考以畢力於斯譜者其功尤鉅雖然黃子之爲此豈如裴守眞之一家牒劉復禮之大宗自誇門第之盛已乎固將列

族數之遠近敘世次之崇卑俾昆弟子姓其知得姓所由而孝友睦婣相親相保以幾古人惇睦之遺詩不云乎戚戚兄弟莫遠具邇斯尤予所樂表而出之以爲末俗勸者是爲序

李氏家譜序

家有譜牒猶國有史記周禮小史奠繫世族師因以書其孝友婣睦故劉向宋衷皆撰世本而宋均復爲之註魏晉以降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族盛者又各纂錄排次用以別生分類尊祖收族故其書至纍帙而不可廢考李氏之系出于高陽本以官命族至契和氏避地伊侯乃改爲李李延壽于史敘傳述之詳矣其子姓至唐益蕃衍景元二祖下著爲三十九房而出自隴西趙郡者猶不與焉故太白有我李百萬葉枝條蔽中州之語蓋迴出裴韋薛柳崔鄭諸家上然

其後武威本安氏聊城本奚城代北本朱邪鶴田本落稽阿跌皆以功得賜姓紛淆蕪雜不能悉辨其所自而志譜牒者不深考輒欲合并而援入之斯亦已傎矣即墨李氏遷于安德支學科第代有聞人迨今十有三世孝弟之行表于邑乘其範子弟也以禮其接族姓也以仁殆無愧于閭師之書者所作家譜二卷系之以圖列之為表凡族數之近遠爵位之崇卑宗庶之繼嗣妻妾之外氏女子之出處墳墓之所原一一詳誌焉綴以誥敕誌銘行狀之屬俾後世得以考其實又上遡始遷之祖旁徵可稽之族其疑必缺其書必謹以是繫世可謂信而有徵者已夫譜牒之作非以矜門第夸華盛而已惟是明禮讓示仁厚敦厖淳固之意足為法于里閈而後可以言望族今李氏之世德久而益駿烈孝友姻睦士人且

率用為模楷則是譜也不獨使撰述世傳排纂序訓者有所取式且將與紳畧家範並傳矣夫

夏氏族譜序

予久宦京師離鄉者二十餘載中表兄夏君承天貽書來云吾家族望自會稽遷崑山以文學科第大其門閭自中書太常兩公始太常公至今九世蓋四百餘年矣譜屢修支系益繁衍茲因舊譜而增之願有文以弁於卷首余少承天四歲記十六七時師事淞南蔡先生同筆硯者三年因得悉君之家世君之曾祖姑實予曾伯祖孟賢公之配而孟賢公與曾祖幼清公為親兄弟是以中表之誼迄於今勿替嗚呼譜牒之重久矣史記於五帝子孫皆載其賜姓周禮小史奠繫世辨昭穆其後乃有世本魏晉六朝以閥閱相高非獨自為譜

而已名人碩彥又統爲之書見於史志者不勝紀且列之以類區之以地或爲正枝或爲血𧖴秩然而不可紊蓋其時歿則有狀墓則有志有表碣神道則有碑官之選舉必由簿狀家之婚姻必觀譜系又圖譜局設郎官令史以掌之故歐陽氏撰新唐書於宰相世系獨爲之表厥後鄭漁仲作氏族畧幾爲專門名家之學而晚近儒者或忽之夫導江必始岷山導河必始積石爲人後而不知水源木本其何以敬宗而收族也歟余家浙之蘭溪幼清公之父思岡公從蘭溪遷於吳故思岡公爲繼別之宗自思岡公而上譜在蘭溪有四堂分支譜之刻思岡公而下予別爲小宗之譜舉其近不及于遠職其要不及其詳四仲月之祭在譜者則皆合食於祠以敦親睦然視夏氏之譜搜羅詳悉參互考訂無不備舉者嗟乎

後矣夏氏以是譜貽示子孫相率而念先猷繩世德爭以文學取科第則中書太常所謂孝友富貴之家行將接跡而起又非吾宗之所能企及者已

陶氏尋陽義莊志畧序

員外郎陶君衛揚捐田千畝爲義莊以贍宗族之貧無告者地方大吏上其事於　朝得　温旨如例君旣荷
天子之寵命思撰一書分門區類將以示子孫而垂永久之書未成君已捐館舍於是君之姪在衡紹君之志排編整次凡田數之多寡支給之期限祀事之儀節與夫圖書遺器之存貯靡不釐然畢具雖百世之下可考而知也義莊之設創見於范氏文正啓之忠宣繼之司諫終之規矩始爲大備嗣後踵范氏而起約有數家迄于今罕有存者惟法制之未

詳條教之未備因以至是員外君與在衡深思積慮窮日累月斟酌損益斷於盡善必於久傳而後止蓋非以鋪張標舉誇爲盛事侈爲美談也嗚呼守家之有儀範猶守國之有律令格式也立國者鴻綱細目大小畢舉而典儀政要通禮牧事諸書復沓繁芬而不可略者以爲不如此不足以昭示來許寶爲世守今員外君之置莊既已穹碑鉅碣大書深刻炳耀閭里而復斤斤志之如此豈非知守家與守國之道有相通者故爲是不憚煩與然則是書也出而藍田之祭說涑水之書儀考亭之家禮胥包函薈蕞於是是又不獨可以昭示子孫抑亦東南士族之典型也已獨是莊之置也既渦數年而後成在衡繼之益勤不懈今老矣目昏口吃猶抱其遺書反覆校勘窮日夜而不敢替信乎作者之難而成者之不易

也文正之志成于忠宣而員外君之志亦成于在衡陶氏子孫豈無司諫其人者覽是志而皇然以興肅然以恐憑藉而光大之其垂於永久信無疑也至有合於宗子之法收族之道可以激世之澆薄者則諸君已詳記之不復論云

朱氏刻陳忠裕公集序

嘉興朱教諭豈刻陳忠裕公集既成屬陳子九儀問序於余余詢之曰教諭與忠裕生不同時又非同郡汲汲焉取其集而刻之者何居九儀曰教諭夙仰忠裕之爲人讀其詩文加欽慕也于是旁搜遠討輯而成是集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賢之先達欲以大其傳也余謂公文章忠義創幾社以應東林天下之士靡然從之及成進士司理紹興手平許都之亂功績爛然浙東西之能言者無不奉爲依歸崇禎之季如西

泠十子皆宗其論詩之指而鄉試同考時取嘉興黃篤第一迄于後患難死生相從無間粤浙士之于公文章所被意氣所孚皆出于性之自然教諭生百數十年後聞風興起美斯愛而愛斯傳也固其宜矣公之詩文本無全集少時所刻如屬玉平露白雲湘眞諸稿及見于壬申文選陳李唱和三子新詩二十四家詩選僅而存者亦多竄穿鼠嚙斷爛不全乾隆丁卯戊辰閒婁縣吳君光裕裒而付諸剞劂未幾吳君沒版亦散亡四庫館之開　詔求先賢文集有司采訪甚殷而卒不得上之館閣者因此也然文章忠義之氣積之既久發之愈光況　國家表忠節以勵綱常公之事實既大書特書于明史又復攷其原官具于殉節錄　賜諡立祠煇煌綸綍則公之詩文應時而出昭融震爍於宇宙閒使讀者如仰

見其聲音笑貌尤其宜矣余少時慕公著作顧所見者絕少及庚子辛丑間以憂家居將與教諭王君希伊抄錄公集未得其全今忽忽又二十餘年矣而教諭獨取而刻之非獨慰東南士大夫之望亦天下所共快者也因舉其關乎運會者以弁集首若夫公之詩文光明典重起衰而振靡則教諭鄉先輩朱竹垞太史及龔蘅圃侍御已詳言之矣故不復云

何氏再刻陳忠裕公集序

吾郡陳忠裕公以文章節義稱於勝國之季位雖不顯而聲譽布於天下當時所刻詩文本有六種其餘見之壬申文選陳李倡和三子新詩二十四家詩選蓋未嘗有全集也及公沉淵抱石黍離麥秀之歌往往為人諱匿乾隆丁卯戊辰間華亭吳君光裕零星掇拾或得之江湖書賈或得之舊家僧

含叢殘缺軼以致章亡其句句亡其字字失偏旁點畫積有多篇授之剞劂未幾吳君客死版亦毀散嗣賢應王君希伊來爲我邑教諭重公節義而篤嗜其文章與同學莊君師洛趙君汝霖吾宗鴻逵蒐羅放失互相討論先將公自述年譜鋟版行世又于公詩中所載時地及交游事蹟輯而注之時予方以江西按察使居憂在家教諭與諸君常過從商推予亦助其搜采然終惜其集之未全而所注之未盡存之篋中迄今又二十年矣教諭下世既久莊君等及何子其偉近復得公遺文并公弟子王勝時澐所撰續年譜亟爲補入而輾轉藏弆復恐有鼠嚙蠹傷之患因出而重加考訂分爲正續年譜三卷賦二卷詩十七卷詞一卷文十卷又以前注未詳博綜羣書補其罅漏尚有不可考者姑俟將來而公集已粲

然可觀于是何子取以付梓乞予文爲序予先爲嘉禾朱教諭晉刻公集已敘其大概而公岳起堂采山堂諸刻本有序文今皆彙錄共得十八篇俱刻而置之卷首無庸復序惟是諸君之前後編輯旣勤且久不可沒也因詳悉而書之至公後嗣五傳而絕而勝時之曾孫娶于陳爲公之元孫女生錫瓚蓋公五世外孫也故教諭王君因公墓無人祭掃援巡撫徐嗣曾之例牒縣以錫瓚次子見爲公後守其祭祀詳見公墓田碑記以是公之遺稿多得諸錫瓚所藏云并附及之

祠塾規條自序

范文正公及吾郡張氏皆置義田給米以贍羣族少時先大夫嘗以爲言昶志之不敢忘自丁丑登仕服官二十餘年今春宗祠始落成欲置田以副先大夫之志而力不足以及

之穪念給米之制贍其身已爾若盡族人子弟設塾而加以教焉設有一二駿材者出繼續而昌大之將族人復得所芘蔭即或僅爲博士弟子或并博士弟子不能而八歲入塾二十三歲出塾十五年中日聞先生之教日誦詩書禮樂之訓其於仁義道德孝弟忠信之旨必稍有所解且習以規言矩步卽有撋淩亢暴放恣佻達之徒磨礲漸革變氣質移性情上之可幾君子而下亦不至小人之歸則有益于人才者甚大于是悉以田若干畝寘之於塾以供祭祀及子弟衣食之用且老幼嫠婦之貧者貧且病者月有給婚喪有助考試有支以示勸勵又畀以書四萬卷金石文字一千餘卷教養之資犁然粗具所定條例皆本于先大夫求遠之志而質原于三禮參以家禮書儀及范氏規矩張氏規條或時異勢殊則

用其意而變通之自惟歷官日淺稍食所贏者寡且草創未暇故止於此擴而大之將有待於後日雖然創之難繼之不易考范文正公于慶歷元年任資政殿學士創置義田至治平元年纔二十四年耳忠宣之劄已有諸房子弟不遵規矩五七年間漸至廢壞之語後一百七十餘年至嘉定三年司諫范之柔遂奏請田畝僅存蠹弊百出蓋繼續之不易如此至張氏奏建義莊事在雍正七年今其田幸而獲存而義莊亦將鞠爲茂草矣吾家世德未必遠邁古人乃欲久而無敝豈能逆料哉雖然誠以守之儉以用之精心以計之古人之所難繼或未必不可繼也其中蓋有天焉在後世子孫修德以格天而已矣

世譜小序

子世家蘭溪思岡公始居青浦禮言別子爲祖百世不遷鄭注謂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別於不來者以經證例之則公當爲不遷之祖無疑也然自定居後迄今二百十餘年子姓他徙又有不可考者故敘而譜之而恭錄　制詞及碑志祭賴之文別爲二卷附焉至自無字公以下六十七世及四堂支派則悉具於蘭溪譜云

世譜前錄小序

吾家本出於齊陳氏至無宇之子始姓孫及武始遷吳四十九世南宋初端甫公乃從外家王姓又二十世而遷青浦以蘭溪舊譜考之吾房在尚德堂二支蓋上溯無宇共七十世矣中間世次名字皆可考無失墜者比之他姓最爲詳具又與史記新唐書通志諸書皆合可幸也撰世譜訖復稽舊譜

文繁人衆不便檢閱乃取錄本支爲世譜前錄以冠於人且寄水木源本之思

吳 吟香閣印譜序

漢書載六書繆篆摹印別爲一體其法不傳今之刻印夫必即合於古之刻也然說文解字士大夫不講久矣訛以傳訛隨意遷改以俗字易籀文誠不免如岳倦翁所譏故余嘗與篆刻者游以其能考說文攷古圖鐘鼎款識諸書也今僧一仁出吳君吟香閣印譜見示君善刻石此盎泥銅爲之所鑄干支六十其文本之爾雅史記其字準之說文非獨體製之長短點畫之參差向背足以娛時目而已則士大夫之不識字者能無用之而自媿歟惜乎之未得同游也余蒙 恩給假將以深秋汗漫於金焦北固君近在維揚他日於江聲月

色閒相與考文字偏旁點畫暨金石隸篆以通象形會意假借之說知必有進余者矣

馮廣文墨香居畫識序

馮君金伯工詩文善畫常采　本朝畫家爲畫識若干卷若干人予見其書久矣及予　予告歸方病金伯冒雪來請爲之序予謂今之畫非古之畫也蓋自書契作而繪畫之事興與秦漢以前取於畫者有三三辰旂旗火龍黼黻歷帝所以觀象周官所以畫繢辨等威也遠方圖物貢金鑄鼎如山海經之書使民知神姦也聖君賢相忠臣孝子鏡于武梁祠堂之石教民興行也然舉其大概未有刻畫之精自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畫出然後極其工焉亦未及於山水也山水之畫自唐始李思訓王維尤著其畫山水也烟巒雲樹中兼有

人物宮室而宮室界畫又以算學乘除法行之蓋畫之久而益工者如此其後荆關董巨變之倪黃吳王又變之歷宋元明三朝惟趙令穰劉松年趙孟頫文徵仲諸君猶兼其勝餘則無有能兼者名爲簡遠超妙實乃盡失古法故曰今之畫非古之畫也遇君之意以爲我　朝文治光昌經史詞章之學卓越前代即以游藝論精於畫者亦衆因取而悉識之記其里居名字及生平出處梗概圖繪釋道靡不畢見而綴輯尚未有已也夫烟嵐雲樹澄空縹緲滅沒萬狀境之屬于虛者也畫者以其瀟灑出塵之致靜觀自得時有以取之故工者難而學之爲易若夫宮殿人物刻取情狀必求其肖重規疊矩不爽累黍境之極于實者也故精者難而學之尤不易且以界畫法入山水中既無損於澄空縹緲之觀而益增瀟

灑出甌之勝豈不尤難哉如是而謂宋元以來之畫勝於古人其果然歟金伯愛畫深于畫其必有以審之明矣故因其索序而并以質焉以爲何如也

汪秀峯山居雜記序

古之志經籍類文者以經史子集爲篇第而子集中小說一類雜出於兵農名法之間六朝以降子錄益少小說愈繁而作史者不能遺也蓋以記遺聞傳軼事既可補史官之缺其醇者且足以爲世法戒故如語林世說雜記搜譚啓顏炙轂瑣錄新聞諸書旁見側出好奇嗜異之士往往博求於此汪君秀峯以博學工詩文名江浙者五十年著述十數種其不傳播埶林湖官退老穿穴書史標新摘異憶生平之游歷友朋之傳述詩句之風華剌舉而詮次之鄙陋如余亦多有取

焉爲田居雜記十六卷用以廣見聞而資考證且屬余序其首余觀近日士大夫端居多暇輒喜研弄翰墨以自陶寫如紀宗伯昀袁明府枚沈廣文起鳳咸出其所著風動一世然三君之作談空說有多託於寓言以寄其嬉笑怒駡是所謂美斯愛愛而不足傳者也茲書事必有据語必有本硏神志怪必有助于惠迪從逆之理蓋非㬉暖姝姝而私自爲說者夫小說紛繁至矣季而後世採摭掇拾如陶氏說郛商氏稗海左氏學海陳氏祕笈毛氏祕書其中重出者不全者總計二千餘種實可以饜好奇嗜古者之志是書行吾知有如陶氏商氏者將入於叢書稗說以資作史志之採取亦非比折楊黃華適然而笑已也

滇行日記自序

余以乾隆戊子十月十日從副將軍阿公赴滇至楪城余取水道行明年己丑正月抵永昌然後至於騰越途次所歷爲驛一百二十餘爲里九千一百餘爲日一百有二有所見輒書之以志其畧夫紀行者莫詳于陸氏入蜀記行以夏止以初冬閲時與余蓋相等昔人稱其信手抒寫別是一種文字信然余夙嗜之謂近今惟新城尚書雍益諸記程差可踵其後然放翁當日以之官行挾家人與俱而尚書于西南初定時銜

命典試具舟車載圖籍所至與賢士大夫登臨遐眺是以攬覽富而考核也詳今余當軍書旁午之日日每行二三百里所過都邑之雄壯山川之俶詭草木雲物之傀麗幽邃大率傳遽而未得見見而未得登覽諮度用以攄今而證古欲其事詳文核斯已難矣然自燕而豫關河浩蕩爲昔來

英雄馳騁之地及由楚而黔而滇山水可喜可愕益奇蓋有好奇覽古之士所未及知知之未及以遊者而余得寓目及之豈不獨幸與書雖陋其不可以不存又明年癸酉而書之俾目以當臥遊焉至其舛謬挂漏俟歸時更考之

征緬紀聞自序

緬自元始著于史自元而明屢征之不得志明之不克孟養也非緬也元則已抵三江城矣至蒲甘而敗患在銳也夫緬西南一小土司爾今已併孟養等十數土司討其廣輪東西幾數千里而由三江城東北至八關中隔諸土司境南北又三千里越三千里始抵其邪且十月出關二月瘴發當還以五月閱數千里地犁廷埽穴微識者亦知其難自明公瑞戰歿雖　命傅公經略兩阿公以將軍副焉然

上慎之尚未決于再用兵會傅公力請始遣以行公由江以西收猛拱抵新街敗賊于江中及至老官屯合兵攻砦懵駁懼遂以書至從而納款還師如天之福唯
上之武而仁明而斷因以致此此非人力也然緬果不可滅歟曰趙宏榜以三千人赴新街弗量力也楊寧以四月出木邦弗知時也明公瑞由宋賽而旋弗度地也皆以遽示銳以銳矜勇故弗克勝然則厚力而竢時竢時而得地何緬之弗可滅乎稱官猛之言蓋言漸也余故取其說附著于篇

歸葬小志自序

昶不幸弱冠遭先大夫之喪甲戌成進士旋丁壁太夫人憂歸葬之堪輿家皆言乙丙兩歲不利于葬衆尼之不能自決也丁丑春　鑾輅南巡遂蒙　召試第一授中書舍人竊希

朝籍者十年嘗思鄉里邱冢愧恨浹汗交下若負芒刺然其後贊軍事于緬甸又從討金川丙申自川歸遇孝聖憲皇后大喪此十餘年皆不敢自言其私今年春始具奏上請蒙　恩允許歸厝葬事三十年愧恨之懷猶以稍釋焉嗚呼喪禮廢久大夫士三月而葬不葬服不除不得遷舉仕進也世俗相習視以爲常昶亦輾轉金革馴至如是之久玆之歸也考儀文徵典故幸與經傳不合不得已比附牽引僅迄于成蓋怠慢所由致也雖及葬愧恨之懷何時能釋然歟雖然世之久不克葬者多矣或限于力或阻于地或拘于職事如昶之愧且恨者當不乏人而昶幸承　恩命以竟三十年未竟之隱且三代皆　封二品幨竿翣黼穹碑望柱鄉里皆謂之榮將以紀　國恩傳家牒其可以愧與恨而不書

乎于是自乞假始卒于建碑樹表排日紀錄其比附禮經者旣可以質習禮之君子而傳示來裔亦俾有所考見云